



四書輯疏

孟子十一

二十六

2796
30-217



2796
卷30-217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六

後學會津安聚著



告子章句上

九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捲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柷捲

柷音杯捲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今按曰天理則明非人生所稟之氣也以為孟子辨告子杞柳柷居旅柳朱子曰恐是今做合箱底柳之張本杞柳柷反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胡期僊曰木之柔軟者柷捲屈木所為朱子曰柷捲似今捲曰木之柔軟者柷捲屈木所為朱子曰柷捲似今捲

杉即今杉杯也○正韻云梧飯孟也亦酒器也蓋如
今之漆碗也今按趙註云梧椹梧素也梧椹當是一物
蒙引若厄蔡虛齋曰顏師古匹洗音移蔡虛齋曰盥水
說誤若厄日飲酒負器也

水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

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而後成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者揉直而使之曲○後成蔡虛齋曰告子謂杞柳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梧椹乎將戕賊杞柳

曰書貫流

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子上

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本無仁義必待矯

也

認氣為性而性與仁義分矣

豈所以論性哉

如荀

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本無仁義必待矯

也

認氣為性而性與仁義分矣

豈所以論性哉

如荀

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本無仁義必待矯

也

認氣為性而性與仁義分矣

豈所以論性哉

如荀

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本無仁義必待矯

也

認氣為性而性與仁義分矣

豈所以論性哉

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

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也如此二字指戕賊人以為仁義而言害性謂戕賊人性本有物也必棄仁義而不肯為之矣中村氏曰不肯為為字以修為言與本文為字不同饒雙峰曰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滌音榮回之貌也蔡虛齋曰波流之勢滌洄也滌

以自已議論破孟子之說故孟子只闢其說之非而性善不待言矣吳蘇右曰告子數章俱是立論不是問辭○真西山曰子能二句非兩詰之詞乃是言子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難之張泰嶽曰子果能順杞柳之性不加矯揉即成桮棬之器乎必將戕賊杞柳之性斬伐之屈折之而後可以成桮棬之器也今按四書脈說不可從又按上句言不能然也下句言必不然也胡期僊曰順是依那本然戕賊是斷削不依本然意如作若字看李岱雲曰孟子以戕賊字代他為字而告子之謬見矣又以一順字對他戕賊而告子之謬立破矣○禍仁義便是禍性無兩層次說背註不可從又按杞柳之性指柯生生者戕賊杞柳以性言戕賊人亦以性言可知夫語已辭非疑辭

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前章謂性本無

是因前說也但前章謂猶為枯槁則我賊人性此章

以決字代之則未至我賊之甚是小變也蓋屈于戕

賊之說而變之也輔慶源說誤李岱雲曰上章集註

雖云如荀子性惡之說此章則云近於揚子善惡混

之說愚謂非兩說也若告子本為性惡之說因孟子

之言改而為善惡混之說則非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之告矣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

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輔潛庵曰不全同故曰近也○

揚子則謂人性實有善惡相混於中朱子曰告子以

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

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

註翼指南曰上節告子言性無定體○決謂排而引

之也分字從善惡相對生也吳孫右曰決諸東

方則東流而非定于西胡期僊曰分是分別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

有不善者也

註翼指南曰中節孟子明性有定體○把上下二字

下是言必就下不就上蔡虛齋曰人無有不善此章

之要指也孫詒仲曰人性之善也人無有不善二句

乃以性言謂人皆有仁義禮智之理也非以性之發

言也若人之可使為不善以發處言陳紫峰曰

人無有不善只是言其必善耳夏官明曰叫做人其

性無有不善者叫做水其性無有不善者然却非謂

箇箇人是善的條條水是下的只就性之本體上

論正義曰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

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

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

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陳定宇曰反之猶云

乃復之不同彼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中村

無所不為只是謂善也為之惡

註翼指南曰末節言為惡之由於人張彥陵曰此節

崖曰既說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善然人乃有不善

人之疑矣故又說今夫水一條○其勢則然之勢搏

擊之勢也蓋水為搏激所使其勢不得不過顙在山

也○其性亦猶是也言人之可使為不善蓋性為人

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使而過顙在山也吳棫右曰

今夫水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之奮起而過顙若過

其下流激而行之可使之墮而在山是過顙在山豈

水本然之性哉其迫于搏激之勢使之則然也人之

可使為不善非其性之本然也其性為物欲所誘利

害所迫失其本體而然亦猶水之為搏激所使也搏

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為善無分于善不

善是何說耶今按激水礙衰疾波也勢勢力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朱子曰告子只

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只

是就氣上說得饒雙峰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

動意以能知覺運動處都是性那得有善有不善○

人物二字是朱子因下犬牛斷意來解告子口氣原

未嘗兼人物言也盧未人曰生字不是知覺運動生

對死看生則有知覺運動死
則無矣故註者所以二字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

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是這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後來修為一方善故有把

柳之說又見得人初生時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

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有湍水無善

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能故

有食色之說故曰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

章之誤乃其本根

略相似傳燈錄達磨傳朱子曰禪家說作用是性蓋

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

釋氏又說得箇形而下者輔潛庵曰謂略相似者蓋

曰但波羅提語是使人就箇粗跡中會其妙旨若全

依告子之說則止

是認粗跡為性耳

註翼

林次崖曰此是告子為孟子所攻而說出其本

旨也吳菴右曰此生字告子本意專以人言下

文孟子乃詰其混人物于無辨

也此節人字可露物字且勿露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

白更無差楚宜反等也別必列也註明云同謂之白

說為是趙註以性言固非陳新安以實言亦非又按

白羽以下申說上意則此註不必于白羽云云貼出

正解說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

有生者同是一性矣陸稼書曰註凡有性者同是一

性句即貼本節似不妨蒙引謂

此處不當照註

貼似拘誤錄

註翼

盧未人曰孟子正要攻他人物無別恐他逃其

說謂專言人而不言物便折他不倒故先以白

羽

之謂白詰之倘彼以九白皆謂白則必以凡生皆為性而人與物正同此生者就此可以折他及恐彼逃其說謂專言同類不言異類猶折他不倒故復以白羽白雪白玉之不同類者實之倘彼以異類之白同為白則必以異類之生同為性而人與物正同生異類者以此折他始無所辭故直以犬牛猶人折之使犬牛與人不同則生即謂性如犬牛與人不同安得以生為性哉指南曰下三白是物之白上三白字是人言物之白今按吳因之說不可從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若依告子之說則犬牛之性相同故註以犬牛對人言之虛未人據此謂犬之性一詞帶講未是中村氏曰知其說之非只是知其說之窮而不通耳尚未曉其悖理也○愚按性者

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陳定宇曰易太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

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朱子曰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

同處○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今按其同處亦稍相近耳非全同也故下

簡若字從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

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朱子曰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今按氣有粹駁理之所以有偏全也稟字指所稟而有於身者不

指稟受之初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

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反直也

橫縱之對繆靡幼反名與實爽曰繆戾非也紛紜亂也舛尺免反背也錯非也

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

之蠢動也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不雜也

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是字指人與物

異者註異盧未人曰然則二字緊承曰然今按三性字與生之謂性同懸空說約解指南指知覺運動固

非蒙引謂仁義禮智亦非胡雲峰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為氣

同而理異何也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曰此章乃

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中村氏曰此章與生

直指合下甘食悅色者為性故註亦直云以故言人

之甘食悅色見而悅之者即其性輔潛庵曰人之甘

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故仁愛之心生

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故以下以仁義言不以食

幼之意生乎內長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

義也周聘侯曰但當用力於仁只是順其甘食悅色

理也王罕皆曰此二句亦朱子就告子之意而云然耳

註翼盧未人曰此章孟子因告子論仁義之謬而獨辨其義外之尤謬陸稼書曰論仁義正所以論

性今按上章集註有告子論性前後四章之語吳因之謂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非吳孫右曰仁內四句承上食色推開之說不貼定食色說仁字告子專指愛之心說亦認作生之類其言已非第內字猶近似至于以義為外其言尤謬故孟子獨辨之朱子曰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告子以生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按此制字不是心之制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吳孫右曰我長只稱其年齒勿露敬字長白告子本意俱指人言至下孟子辨之則

兼馬說李岱雲曰人因下章行吾敬是說長長遂以為告子之彼長而我長亦有敬在則非矣

註異盧未人曰中二節因告子明義外之說即其言而辨之○何以謂仁內義外只問義外一邊言

仁義皆內也以仁為內何謂以義為外乎故告子只答義外非有長於我便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便是非有白於我互文也朱子曰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於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

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朱子曰白馬白人我道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內也以謂義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註翼 吳因之曰通節口氣順遞說下而存疑諸書作兩段意可怪○白馬二句甚輕只起下張彥陵曰白馬四句不是空空關其以白喻長之非全要借長馬長人別出長之在我破他非有長於我之說蔡虛齋曰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只是指長人一邊更以下文然則嗜多亦有外與照之足知不是兼長馬長人只是長之字重○此二句尤見孟子雄辨之警策處若上文白馬白人不同長馬長人不同此亦是孟子道理爛熟處應對之間自然左右逢源道理明暢也盧未人曰下二句語以長者長之辨見義不在長者而在長之○長者就彼言是人之有年者長之者就我言是敬其人之有年者俱指人說存疑

兼人馬說未是吳蘇右曰須得詰問口吻莫遽說明義之在內中村氏曰且猶將也且謂是詰辭指告子謂之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陳紫峰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愛主於我之心也我心所愛者則自然愛之我心所不愛者安能強我使愛之乎故謂仁在內也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敬主於人之長也九遇長者皆在所敬也未必盡出吾之本心也故謂義在外也今按愛主於我謂愛主張於我之心也敬主於長謂敬主張於人之長也
註翼 盧未人曰末二節因告子申義外之說即其明而通之○吾弟一節重義一邊特以仁反對之

吳孫石曰秦人楚人只大槩言疏遠之人不必拘林
次崖曰以我為悅言由我而施愛也以長為悅言因
長而生敬也今按因我悅喜而愛之因長悅喜而敬
之也又按孟子前節以長之者義乎詰之以明義內
也故告子此節舉長楚長吾
之說謂長之者亦在外也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然則者炙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告子以長

之為在外故孟子舉者之之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

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告子以食色為性則於甘

孟子借者炙之說比類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

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

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

以卒於鹵音菴莫補莫厚母黨三而不得其正也

註翼告子前段說話以人異而情異為內以人異而

物亦有如此者若子之言人異而情同為在外則嗜

曰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

盧未人曰亦有然亦字對長楚人二句看摘訓曰然

則犬之性然則嗜炙然則飲食三箇然則字皆同蓋

然謂如此也即指長楚人之長四句說言汝以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而謂之外如此則嗜秦人之炙

無以異於嗜吾炙亦有外與今按下亦字亦對長楚

二句講述誤又按有外有對無之稱在外在居也須

辨孫詒仲曰者炙非外以見長之心在內即長之

者義乎句意也說得極透徹至於人長吾長不同即

此是義於理固是而孟子未及張南軒以分殊為說

有差等不知告子未嘗不以人長我長我長處為義也但以義為外耳若但云人長我長之差等為義於義之在內方見義內也者矣之喻精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季子學問未至於義內之說未能通達

註翼胡期僊曰何以謂究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

之則不在外也張秦嶽曰有人于此或齒尊於我而我

之人雖若在外然知其齒之當敬而行吾尚德之心以敬之知其德之當敬而行吾尚德之心以敬之

是恭敬之心斯有是恭敬之禮則敬固由中出而非由外至者也敬在吾心而不在外則義之非外明矣

註翼指南曰敬是吾心之敬行是吾行豈在外者乎

體出的李儋雲曰此行吾敬三字包含精細不可缺

少一字其下文不能答是明于心而不能達於辭所謂排也孟子一以庸敬斯須之說啓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

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敬長

謂所敬所長之心非敬長者

註翼胡期僊曰鄉人同鄉之人吳蓀右曰一歲字須

年以長十年以長則其敬鄉人亦無疑○此問亦是
 用術處蓋知主義內者必曰敬兄有吾弟則愛之之
 意却然後出得酌則誰先一句以搖奪之張泰嶽曰
 設使請鄉人飲酒有伯兄在則當先酌誰乎公都子
 答說酌以賓主為序伯兄雖親主不先酌客必當先酌
 鄉人也盧未人曰所敬在此指親伯兄所長在彼指鄉
 人李岱雲曰季子却說行吾心之敬是有所敬所長
 矣而敬在此者又長在彼則我雖有長長之心而亦
 靠外面作主趙註曰果猶竟也今按敬指恭敬之心
 長指恭敬之禮言外之所長非內之所敬也安得謂
 之行吾敬乎果
 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
 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
 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
 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或此或暫或常因時制宜皆由中出義豈在外哉李
 岱雲曰非代孟子添補只從孟子語意內玩味出來
 也此意無人看到今按緒言說陸稼書曰按劉上
 玉謂此節因時二句尚宜渾之此謬也因時二句正
 當在孟子口中明說出蒙引存疑直解皆然無可疑
 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蓋孟子則謂
 因時制宜皆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
 同

註翼 趙註曰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蔡虛齋曰
 敬叔父乎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胡期僊曰彼將是逆探季子
 答詞子曰是孟子教公都子之答張泰嶽曰子又問
 他說既說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矣安在其為敬
 叔父也彼將應子說我所謂敬弟蓋因弟在象神之

位故敬之非以卑而踰尊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義一本作意此字指公都子三句孫詒仲曰公都子飲湯之喻

與耆炙一樣炙在外而耆在內湯水在外而飲在內也蒙引云皆因其所明而通之誤矣此章說不得因所明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

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張泰嶽曰夫告子孟子皆以義為在外而孟子獨辯其在內反覆譬喻親切如此蓋知仁義之在內則知人性之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其開世覺民之功豈不大哉

註翼

指南曰季子不能理會常督制宜意故仍以義為外公都子既得孟子之意遂即其飲食之易見者曉之蔡虛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言敬由外生也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胡期僊曰果信前言所辯為果然兩則字有因時制宜意陳紫峰曰公都子曰人之當敬雖在外然因其當敬而隨時斟酌以敬則不在外譬如冬日宜飲湯夏日宜飲水湯與水之為物固在外矣然則斟酌其宜而飲食之亦豈在外哉張泰嶽曰于是季子理屈詞窮不能復有所辯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孫詒仲曰生之食色則未明言出為善不善

善來故以近世蘓氏東坡胡氏文定之說蓋如此中村點首條也
二家俱以性為好底物事非與告子全同故曰蓋如此亦疑而未定之詞也今按蘓氏論性謂自堯舜至孔子未嘗分善惡言也文定謂不可以善言五峰謂不可以善惡辨則是分明帶氣看故註云云

註異

指南曰重个無字言性之本體乃蠢然而無別者張泰嶽曰謂善惡非出於性今按朱子云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揚齋依蒙引謂蓋謂其非善非惡也非謂性中無善惡矣者不可從李岱雲曰告子此說只一箇無善無惡心之體可以任你為善也只算後來增加任你為不善不算喪失本真覺得聖人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一切都是強世之具故朱子謂其最無狀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盧未人曰謂或人此說與告子湍水之說一意

非指實告子陳定宇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註異

翼註曰言性之無定張泰嶽曰謂善惡惟係於習李岱雲曰按此即湍水之說則發源於無善無不善之本體矣朱子謂知其性而兼言之猶無善者蓋或之說止得告子之緒餘只就習染大槩上作

証佐○兩則字見其轉移之捷正是無定正是上可以處盧未人曰文武興一句明可以為善幽厲興一句明可以為不善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退之原性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馬者善

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陳北溪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為三品又差了三品之說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之不齊蓋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他本要求勝荀揚却又與荀揚無甚異蔡虛齋曰是初生時便填定了人品按此文則微無復學問之功無復克念作聖之理

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註翼

指南曰言性有定體乃後來不可易者虛未人為父至比干明性善不可移而惡莫蘇右曰三而字是不宜有而有之意君父兄弟子等俱不虛見情親則易化分尊

則易行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與平聲

註翼

家訓曰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眾論故即意三說之非而不

敢必其非即信孟子之是而未領其是能無辨乎非冀眾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講今日性善句全要斟酌胡期僊曰今日指孟子之言看彼指上三說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

輔潛庵曰先儒皆訓若為順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為發語辭

情者性之動也

陳北溪曰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

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朱子曰

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李岱雲曰按乃若其情其字即指性說為是乃若其性本然之情則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字語氣甚緊故註作但字解若說情可以為善字指人非是集註人之情人字當在其情之上情者性之動正貼其字

註翼

呂晚村曰乃若其情二節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

才之罪胡期僊曰乃若從性隱于無形說來朱子曰猶言如論其情孫詒仲曰蒙引云以為字只如謂之

但不可云情去為善耳今按可字可玩蓋情只可以
 為善而能為之者才也吳蘇右曰為字已包盡才之
 意○即情之善而性之本善可知乃吾所據以謂性
 善也馮少墟曰性體無聲無臭原不可名觀於情而
 性始可得而見耳觀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
 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於洪鐘有聲叩聲始鳴則知
 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
 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蔡虛齋曰言但
 見天下之人其情之發無有不善者則知人之性無
 有不善矣蓋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
 本但人可以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
 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材質就器物言故下文下一箇
 作用以人之能也性之發用而能為善者蒙引謂見
 材質也人之能也孺子之入井而怵惕惻隱是情即

趨赴而救之是才之善李九我謂温公破甕救兒人
 是情善而才亦善者極確存疑講述緒言說非是人
 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
 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才善明
 才之善者釋孟子之言也

註翼張彥陵曰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性
 之善蔡虛齋曰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然人之為不善者又何也或者必以歸
 於才殊不知才出於性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
 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罪也為他剖析使不為性
 善之累朱子曰至于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
 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李岱雲曰良知比良能略
 先一步故情比才亦略先一步稼書謂才兼知能與
 註訓能字意不合而情善之外又有良知亦多一層
 矣今按馬章民亦兼良知說汪武曹謂足補先儒之
 所未備

孟子告子上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陳北溪曰恭就貌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林次崖曰

思字帶個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個思字此云然者省文也集註得此意故曰人自不思而求之張泰嶽曰其善惡相去之遠或差一倍或差五倍以至於大相懸絕而不可計算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其才之分量耳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

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情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胡雲峯曰直因用情以著其本體欲人認

註翼吳孫右曰人皆有之四項申言情善仁也四項渾淪說摘訓曰我固有之也尚末申言才善然亦宜下文弗思耳矣一句自仁義禮智以下通是解非才之罪存疑謂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分顧溼陽曰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輔潛庵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情也今但謂之心者心統性情者也胡期僊曰人皆有正見情之善也得是得仁義禮智失是失仁義禮智虛末人

曰曰我是自家分內的對外字看曰固有是有生見成的對鏗字看○或相倍從承舍失一邊言蔡虛齋曰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

物以有形言兼則法也則以形中夷詩作彝常也恒

事故解曰事也則法也則以形中夷詩作彝常也恒而不懿美也至美而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

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輔潛庵曰莫非物也獨舉其耳目父子言

者蓋耳目則人身之所具而最切者父子則人身之所接而最親者故特舉其耳目慈孝之則而言之吳蘇右曰懿德即性情之見于行事而有得于心以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

辨而自明矣聘侯曰無善無惡生之謂性也此便是

以物為則可以為善為不善湍水之說也此便是有物無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三品之說也此便是有物

不必○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孫詒仲曰性與理有分在物為理吾心所稟受為性

程子云性即理也者恐人以氣為性故云然性者人

所得以生之理非指理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

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輔潛庵曰此所謂才則就

其清者為賢則能以其才而盡其性稟其濁者為愚

則其才有未至而不能盡其性朱子曰理如寶珠氣

如水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
 氣之濁者為愚為暗如珠落在濁水中今按氣就天
 地言清字內包美字濁字內包惡字稟其清稟其濁
 是氣質為賢為愚是氣質之性才不專稟於氣可觀
 總註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兼字

湯武身之上篇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論語陽貨篇

則自暴自棄之人也陳潛室曰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今按自暴自棄不肯學者

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朱子曰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陳北溪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

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

道理全然不明陳定宇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

方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饒雙峰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

生以後方喚做性喚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朱子曰氣質之性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故些醬與鹽便是一般滋味今按此說說得極明白孫詒仲尚謂不可謂有本然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反湯武反之性何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復全矣饒雙峰曰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饒雙峰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陳北溪曰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氣質之性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陳定宇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助其正者又得張程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撮盡發其秘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朱子曰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

孟子告子上

說立則諸子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

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

也言氣質夾雜處獨以本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

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

氣質之性是也兼并也以本然之性并氣質言之故

強質惡則才弱才有善有不善蔡二說雖異各有所

當去聲專指發於性者則言無不善為當然以事理考

之程子為密氣質為不周備蓋氣質所稟雖有不

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

察矯揉人九之功稼省察屬知矯揉屬行陸學者所當

深玩也

輔潛庵曰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才

之後又不可不加省察矯揉之功也故學者於程子

之說尤當深玩胡雲峰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

有不善不可無省察之功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

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

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

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

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今按胡氏以省察貼情矯

揉貼才可從緒言說却非金仁山曰孟子答性善之

辨至此章方明朱子註孟子性善之辨亦至此章方

備蓋程子兼說性氣二句斷盡古今異同張子又欲

人之善反是教人以變化氣質也

註真張彥陵曰此節只重引孔子贊的詩詞揭出一

性之說併性善源頭指出蒸民便是聖九無兩樣

指南曰引詩及聖言蓋曰以情之善而徵性之善此

出性情相因之義孫詒仲曰蒙引云人所秉執之常
 性似亦為情愚按民之秉夷以性言下句乃以情言
 由性說到情也吳因之曰謂之好者就其行於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順適略無勉強真有歡欣
 暢洽之意故曰好若泛以乎契等語貼之便是失旨
 汪武曹曰則曰好曰美曰懿德一物而異其名須一
 分明蓋未入曰故有物至未皆孔子之言孟子本意
 言外補之未中村氏曰道字輕看猶云物理上故字必
 字相呼應謂其知道之實今按講述直解諸家謂知
 性情之道不可從又按或上故字下入今字講者可
 從周聘侯曰由天說到民則性命之源流具矣由物
 說出則理氣之精粗判矣由秉彛說到好德則性
 情之體用備矣故孔子以為知道朱克升曰告子不
 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略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
 詳言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豐稔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

有所顧吳氏曰近本作賴今從翻宋藉而為善凶年

也饑饉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林次崖曰

不足則迫於飢寒禮義不暇顧非僻之心生矣義理

之心由是而喪矣故曰陷溺其心李依雲曰心字只

指理義之良心說才說心只是說性講家謂心包性

才是以形氣之心說非孟子本旨○為暴也有屬在

氣稟者孟子陷溺却

只就後來物欲說

註異蔡虛齋曰此章正為性善而發蓋孟子言性善

寡矣故孟子於此反覆譬喻而極言之以曉當世之

人也○多字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為善

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為惡○爾然也林次崖曰

富歲子弟多賴一條是承上章說人降才之同其為

不善由人心之陷溺○然是指為暴翼註曰首節非

孟子告子上

美同然皆自非殊字生出首節是綱○多暴處且勿
 說出衣食不足留在陷溺其心內用陸稼書曰因之
 謂聖人與我同類向是一章大綱領矣張彦陵曰
 借富歲凶歲以形容習染之移人亦容有不善者非
 專就豐凶論性也中村氏曰必曰子弟者以其易時
 勢所移也盧未人曰賴字對陷溺看不對暴字暴字
 對善看不對賴字○要着陷溺其心與心所然首尾
 兩個心字相對應今按暴是凶暴指南謂暴棄非又按
 翼註謂多暴即是非僻之心生不必說到事為而後
 為暴也誤矣看集註為暴為字可見汪武曹說誤陳
 紫峰曰凶歲子弟則多暴而異於富歲之子弟非天
 之降才如此其異也說叢曰細玩此章明明是若夫
 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二句的註疏

今夫麩麥播種而稷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
 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麩音牟稷音勇磽音苦交反○麩大麥也指南

是言大麥耳不可錯認日只

今按蒙引說不可從種上聲也曰期田

之器未屬也既播種復曰期田

用種合土以覆種也曰期田

林次洋曰是氣候到該曰期田

熟之時猶言時日到爾曰期田

註異曰期田

蔡虛齋曰今夫麩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

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今夫麩麥播種而

稷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勃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

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一依新安陳以此譬降

不同總見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此譬降

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同也觀下文接云

約是種麥之地也若說地利同便得下肥磽意矣李
 雲曰樹之時言種植之時也盧未人曰雖有不同
 謂所收之豐歉多寡也指南曰或說雖有不同是熟
 有先後之謂不作多寡說似欠切張彥陵曰究竟說
 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陸稼書曰地有肥磽三句
 三平看每句內皆有不同意然不必以第三句不齊
 二字總承也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異註
 說約等書皆無明訓愚看來當如此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
 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正解末句惕齋
 說非其字指人

註異 林次崖曰故凡同類須故開說不止麩麥與蔬
 石曰即麩麥之同者觀之故凡物之同類者其
 性舉相似也胡期僊曰凡自麩麥而推凡物舉皆也
 獨對凡字看疑之是疑其性不同異註曰同類以形
 言相似以性言聖人與我同
 是人類就形說而含性意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蕘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

蕘音匱○蕘草器也蔡虛齋曰即今之草包而不知
 小者泉州人謂之屨積

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

至成蕘也解龍子二句張泰嶽曰織屨者不知人足
 之大小而成大小而任己意以為之雖未必一中
 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其必適於
 用斷不至去足之遠而為盛土之蕘也

註異 蔡虛齋曰故龍子曰以下至猶芻豢之悅我口
 是即人身之所同以見人心之所同如此則人
 性皆善而可以為堯舜矣此孟子立言之意也○此
 二句蓋孟子承龍子之言而釋之而自此以下三條
 皆龍子之言也至故曰又非引古語或以此下三條
 皆龍子之言也似太迂矣盧未人曰是引言足同以
 起口耳目之同故末節只結以耳目而不言足以其
 為引語也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言聖人類無不

孟子告子上

同所以龍子有足同之說今按足同以形言口耳目同以性言以形同起性同亦是一證李岱雲說未是胡期僊曰相似是一般意屢不為實是相似也足相似故屢相似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若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齊桓公臣見戰國策言易

牙所調和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得以下

註翼張泰欽曰孟子承上文說人之形體不但其足相似惟口亦然陳定宇曰此先得我口之所嗜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盧未人曰易牙先得一句正是同嗜言我之嗜與易牙同但易

牙先得之耳如使口之于味四句是反言以明同嗜之意今按先字對未嘗者言指南曰如使口之於味乃設言天下之口有另自一性者非謂易牙之性或與人殊也從依也又按直解亦就天下之人說達說正解約解岱雲就易牙說非撮言引解從之誤蔡虛齋曰於字重看言易牙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為美也期與約同意亦必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註翼趙註曰耳亦猶口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子都古美人也趙註曰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朱子曰男子

之美也

姣好也

趙註曰目亦猶耳也胡期儂曰無目反言決知其美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

朱子曰然否之然人

草食曰芻牛羊

是也穀食曰豢

音患

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體用之謂也

朱子曰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

如此便是義便有箇區處○且如這卓子是物於理可以安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輔潛庵曰凡一事一物各有一理理體也處其事物使之各得其理則為義用也此亦先儒之所未及到程子而其義明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

解聖人先得句先知先覺專以知言兼行看非

非有以異於人也程

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

有味之親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

口始得

輔潛庵曰學者須是著實體察其意味方為有益今按程子又曰以下是教學者體察

語異

盧未人曰故曰不是古語只是結語胡期儂曰同者繳上易牙節同聽繳上師曠節同美繳上

子都節至猶及也指南曰前說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此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呼應極與緊吳孫右曰然字與悅字雖無甚異而悅字意較深

○聖人先得以下須發明同然二字以應聖人與我
 同類句○芻豢是借字猶言美味也末二句言其悅
 之至深正以其同然故耳朱子曰此說理義之在事
 者四書脉曰先得句要別一先字衆人陷溺須觸此
 理纔見其然便屬後得聖人不為物溺未觸以先原
 無不然即先得也講內要點說聖人只先得非獨得
 醒出聖凡同然意不重聖人先得上故理義故字頂
 此句說唯人之心與聖人同故其悅乎理義者亦同
 李岱雲曰語類悅理義都兼在己與在人者而言林
 次崖謂只作悅自家底作悅人底便隔一層愚謂心
 之所同以爲然正要在己在人而言乃愈明白然
 字既兼人己則悅字亦可兼看矣陶謹之曰世間好
 事人未有不道好者吾一事合理義我自悅之吾未
 有不悅者也人一事合理義我自悅之吾亦未有不
 悅者也胡斐才曰理義本一串白文兩也字勿泥故
 註急補體用之謂句吳因之曰章內相似字面及諸
 同字俱是大關鍵處然此章專為性善而發乃不徒
 言性善而必深著其同者蓋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
 不異是人性之
 皆善也明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
 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
 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

衆故失其美耳盧未人曰國大則伐之者易息生長上聲
 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徒玩故日

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蔡虛齋曰日夜之所息
 歲和尙亦須髮髮以此可見其良心亦然又如竹筍
 之發日間所長不如夜間所長之多蓋日間遇陽氣

燥熱亦有旦晝拂亡之意不如夜間所長之多也草木之生息今按日夜猶言晝夜講述指南約解謂萌芽也

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胡期傑曰如經水泉之洗滌也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註翼 陳紫峰曰此章論人心不可失其養指南曰此亦承上章說來上說心本同然特陷溺之則性

失而才失故此章特言心之當養○牛山至美乎言山木所以失其養是其日夜至濯濯也言山木所以終失其養未三句明其非山之性也盧未人曰可以為美與嘗美相應一是斧斤未伐之前一是斧斤既伐之後若彼濯濯與萌蘖相應一是牛羊未牧之前一是牛羊既牧之後仁山曰王文憲云牛山之木警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吳孫右曰玩一當字全從不美之後而追論有美之日意在太國郊而曰

郊于大國是倒字法今按斧斤木器斤似斧而小中村氏曰是其是字指山木言樂天齋翼註曰潤即潤其所息也胡期傑曰又對斧斤說牧之牧于其地旅秦嶽曰牛羊又從而踐踏之陳定宇曰山以生物為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謂為無材豈山之木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節陸稼書曰看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意亦俱重何必專重下一層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枯工毒反○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

氣也張泰嶽曰平旦是清明時候吳菴右曰氣字屬人非指天地之氣也指南曰睡昧初醒氣屬清

明朱子曰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惺來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

問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

也張泰嶽曰好仁惡不仁好義惡不義其好幾希不惡大率與人公是公非之心相去不遠

多也指南曰前此旦之伐良心已喪此時復有枯

械也下戒反扭械下獄具也反覆展轉也盧未人曰謂相尋無已也

一過日日如此循環重復略無休時言人之良心

雖已放失義為羞惡此是本然善心若為殘忍為無

取則善心亡失于外不復在內故然其日夜之間猶曰放所以放其良心指物欲言

必有所生長指南曰其日夜之所息日間擾於物欲

往後念未興停蓄頓許真心生意復還乃若有所生息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

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同反者但其發見至

微者幾希以上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

亡之更則其且晝二句朱子曰枯如被禁械在那裏

也謂枯亡其良心也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

羊又牧之也張泰嶽曰正如山木既伐幸有萌蘖之

乎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

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反覆就至於夜

氣之生日以寢音浸薄而不足以存存其仁義之良心

夜氣不足以存就氣言朱子曰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他便渾了那水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今按晝之所為枯亡良心則夜氣之生日以寢薄何也譬如木之生萌蘖數害之不能復生矣生萌蘖猶良心之發見也氣使其生猶夜氣之存養也數害之猶物欲之枯亡也則平旦之氣亦不能不能復生猶夜氣不足以存也

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違禽獸不遠

朱子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爾人多將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不是靠氣為主蓋

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盧未人曰二節與首節例看豈無仁義良心對萌蘖看且晝枯亡對牛羊看對可以為美看幾希對萌蘖看且晝枯亡對牛羊看

違禽獸不遠對濯濯看○豈無仁義之心亦就良心既放之後言其前此未嘗無良心也人字就不好人說雖字便說得通蒙引云云似無來由○既曰平旦之氣又曰夜氣氣一也自其生息于夜曰夜氣自其清明于旦曰平旦之氣李依雲曰首句存字只是本來之存未便是操存之存○所以必說平旦者日間昏於物欲難得清明夜間睡未醒時亦無考驗○人見其禽獸也此人字不必聖賢之人只此凡人皆見得○末句不曰人之性而曰人之情者日夜所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都是情之發露處且晝枯亡違禽獸不遠都不是自然之情故曰是豈人之情情字最要着眼指南曰則字緊猶即也蔡虛齋曰且晝有別且早問晝通且言胡期僊曰違作去字看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陳定宇曰斧斤伐牛羊牧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故其良心所為枯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

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胡期僊曰故承上二節來翼註曰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物字所包者廣山木人心在內只虛虛渾說為妙今按講述說非指南曰養滋養也有保護培植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

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操是持守在此在

置失去透物於外也朱子曰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陳北溪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

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

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

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陳定宇曰此集註推廣孟子

之意蔡虛齋曰要看以明二字神明不測方本操之四句來指南曰神明是指心之本體不測方本操之四句來

若云存亡出入時見其神明不測亦非也胡雲峰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

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今按蒙引講述二說未是又按孔子虛說心孟子借以明仁義之心故集註下

以明二字晚村說是稼書謂玩語類則孔子亦非虛說心然非註意武曹聘侯二說似未是又按無適而

非仁義矣以行言心存故清善而才亦善也張彥陵謂此心在天上便是存誤當云心存則在天理上

觀朱子云存則靜而其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

舍而言耳呂晚村曰心之形質無出入其理體亦無

夫理體之活物准其活故有存亡出入存亡出入即生乎操舍其為物原無出入也今按心豈有出入范

淳父女語程子謂其不識孟子却識心蓋心豈有出入以心之正者言故曰識心以操舍而言以不能如此者言要人操而存之耳故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曰不識孟子緒言說不是

已蔡虛齋曰敬以直內兼動靜言 ○愚聞之師延平李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

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

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陳潛室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

體段從此養去也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

力宜熟玩而深省卷非之也

註翼 虛未人曰操則存一節俱作孔子之言上四句

句為孟子言未是呂晚村曰孟子通章所指皆仁義之心無出入者也孔子所指却只是單心字孟子借

以證其不可不養重在操舍字要之心存則仁義存亦初非二物也若只重神明不測之體言便易墮禪

宗去蒙訓曰孔子當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極員活

的物事尚未言及操心不舍之法朱子曰孟子所引

夫子之言是通眾人論耳○此大約汎言人心如此

非指己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但自守○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吳蘇右

然自守○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吳蘇右

曰一操字正養之之法今按鄉字註訓處直解約解

解作向字非指南曰此是何物正准心如此之謂耳

體註曰末句是危詞不是贊詞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註翼 蔡虛齋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言其不智有由

也吳蘇右曰舍下二節意在內吳因之曰人心

虛靈莫不有智唯王不智宜若可怪然據王所為自

有所以壅塞蔽錮之者何怪其然故曰無或乎王之

不智

不智

不智

不智大率此章雖自議論實陰寓諷諭微旨正欲齊王親賢遠佞以歸於智故首句就有疎動激發之意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温之也蔡虛齋曰所謂日以暄之

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雜進

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

之何哉張泰嶽曰今我見王之時少雖有忠言讜論從容獻納就如一日暴之一般及我既退那

就諂諂面諛之人左右雜進都能蠱惑君心敗壞君德就如十日寒之一般故王雖善端發動非無萌蘖之

生然一時之開悟不勝衆欲交攻一人之啓迪不勝群邪之引誘暫明復蔽終歸于昏暗而已我亦將如

之何哉王之不智有由然矣

呂晚村曰第二節似答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

速物以植物言至有雜進意如作奈字萌是本心暫

明張泰嶽曰若使一日暴之纔得些陽氣之温和却

乃十日寒之不勝其陰氣之肅殺必然枯槁零落豈

有能生之理四書脉曰有萌不必說孟子見王時乃

有萌此說齊王本心靈根不死有

觸即生即放失之後而萌蘖自生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碁也數技也是技致極也奕秋善奕者

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張泰嶽曰射鳥的以

程子為講官宋哲宗元祐元年言於上曰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侍宮妾之時少則

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薰如所謂與善人居如

其芳也陶化也蔡虛齋曰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涵

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

使與聖賢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

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

賢人易去聲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

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輔潛庵曰若程子范氏之說乃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

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

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

註翼胡期僊曰小數是未技也技是引曰是孟子自

為問答講饒雙峯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

者言四書脉曰專心者心專於奕而不他也致志者

求至奕秋而後已趙註曰通一國皆謂之善奕蔡虛

齋曰使是設使非實事也中村氏曰一心謂別用一

心也張泰嶽曰心中想著鴻鵠將至欲擊弓擊箭射

而取之今按鵠天鷺水鳥之大者譚梁生以為小鳥

難中之鵠未是又按未必如講述以鴻鵠指小鳥指

南曰弗若之矣是藝不若專心致志之人也李氏曰

或以上節智字指明達事理屬作用邊末節智字在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註翼

四書脉曰此章以本心二字為主上六節言人虛齋曰此章亦見得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乃陷溺其心而然也吳蘇右曰魚我所欲半節引起下半節四書鏡曰首節四箇所欲且勿露熊掌尤美義尤重意此意還在下文胡期僊曰生是人之命樂天齋翼註曰生與義為何不得兼就遇變難處言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捐生如何兼得既不可兼則有舍取吾度人心自然之願欲必舍生而取義○舍生取義所包甚廣不專在君父之難上說觀一算節可見張彦陵曰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

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

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與下節註象人

引說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樂

齋翼註曰良心即末節本心也吳蘇右曰心字至下

文非獨賢者句方露出此節及下二節皆宜虛舍良

心說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張

嶽曰其義之可欲尤有甚於生者故雖可以僥倖得

生而一念慕義之心必不肯苟且以求活也其不義

之可惡尤有甚於死者故雖可以展轉脫禍而一念惡不義之心必不肯避難以圖存也

註翼指南曰舍生便是死言所欲便見所惡故此兩

釋之蔡虛齋曰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惡

有甚於死者即是不義今按張彥陵正解說不必從

胡期僊曰故承有甚來患指死亡張泰嶽曰辟是躲

避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九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九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九可
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吳蘇右曰
設使人無

由其必有二句最緊妙輔潛庵曰偷謂偷
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

註翼 吳蘇右曰此下兩節即文章頓挫抑揚處何不

用言一味去偷生何不為言一意去求免死此反言
以決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故下遂以由是二字承之
正義曰九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中
村氏曰莫甚於死句較上句多一者字疑衍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註翼 金仁山曰由是二字作一讀輔潛庵曰由是之

是蓋指秉彛之良心而言也吳蘇右曰由是所
欲有甚于生則生而有不用苟全也由是所
惡有甚于死則可辟患而有不為苟免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輔潛庵曰羞惡之心
即所秉彛之良心也

秉彛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
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今按言羞惡之心者
於尊卑萬鍾等為切也本非有二也觀七節註
節註言理義之心總註言羞惡之心可見但眾人汨

音骨於利欲而忘猶言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喪
失耳

註翼 張彥陵曰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入皆有之句
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言惟賢者但能勿喪

見彼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顧麟士曰能勿喪與前章聖人先得句一般只是要見其同處不是要見其異處劉上玉曰是心即本心心字至此節方見至末節相應收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反可

也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

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潔不肯以為言雖

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指噉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

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孫詒仲曰言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也輔氏此條似於文理尚有未通處

註翼

林次崖曰一簞食一豆羹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之心明以孺子

入井之事一見孟子義理爛熟但說便到透徹

痛切處盧未人曰一簞食一豆羹言物之至微得則

生不得則死言事之至急道人乞人言人之至賤噉

爾蹴爾言與之至無禮今按爾形容之詞噉爾若啐

啐而與之也蹴爾若踐踏而與之也非實出啐之實

踐踏之也直解約解說樂天齋翼註曰不受不屑

之心不可指定行人乞人說只是雖行乞且激於義而不苟受況非行乞者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

益也張泰嶽曰萬鍾雖厚特身外之物耳不得於我何損得之於我何加非若簞食豆羹得失有關

于生死者也今按此說極確翼註謂得失無所識窮

係於生死固誤緒言謂大行不加之謂亦誤所識窮

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為感我之惠固
 是私念非不可已者故與宮室妻妾同科成玉弦謂亦是好念頭非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陳定宇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
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去聲昏也

註翼

吳孫右曰至于一旦萬鍾在前則不辨禮義之可否而貪昧受之指南曰不辨字極重胡期僊

曰禮以交際之儀言張彥陵曰生死主於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於遜讓故兼言禮盧未人曰為字貫下

二句翼註曰妻妾之奉還是奉養妻妾陸稼書曰末句與字作斷詞看不必作疑詞淺說得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平聲○言三者身外之物

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嗔蹴之

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止

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

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

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志井察於斯焉蔡虛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是釋前五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則

釋後三節意也○新安陳以爲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并前一節舍生取義處論之者非也○總註

最要看得好陳定宇曰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輔潛庵曰羞惡之心雖人

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
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
私慾紛紜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
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存
天理而遏人欲矣中村氏
曰斯字指本心之存否

註翼

許白雲曰三鄉為身北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為
今乃為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禍乎可謂
無良心矣今按不如此說則為身二字說不去陸稼
書孫詒仲謂不必似誤又按鄉為今為做二人說向
右曰三不受為之是舉上兩條來平稱以激發人
此之謂三字是悲歎口氣指南曰可以已還作萬鍾
可以已而不受說更捷快善指三者說似不如姚承
庵曰心只是個加一本字正應前由是二字見本
來如此而今盡失之不成其所謂人也陸稼書曰按
告子上篇自魚我所欲以上皆所謂仁義為人所固
有而人自失之自仁人心也章以下皆
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人不可不求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孫詒仲曰程子穀種之說於仁與心二字之本
義分疏極明白故集註載其說非以程說解仁

人心也句也○生之性以穀種言借以喻仁也真西

山曰仁如蓮實中所謂公荷者今按以上分仁與心

說以見畧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

舍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孫詒仲曰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
切於己是正解仁人心也句

林次崖曰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自

其所具者歸於具之者故曰反今按以上合仁與心

說以明欲人知義者行事之宜吳孫右曰事之宜在
其切於己也外而所以行事而酌

其宜者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

道而不可須臾舍矣上聲

註翼 虛未人曰仁義並言仁是體故心以所主言義是用故路以所行言今按心是人身之必所主

路是人身之必所由故借用以明不可須臾失不可須臾舍之意實講心字者非是首節二節兩心字與

下皮心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冷平人惕然有深省

悉非處輔潛庵曰集註拈起這兩

註翼 虛未人曰出而不歸之謂舍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謂忘

忘其放而不求也言弗思故不知其為至重是以不求也盧未人曰註弗思意只可言外補之愚謂

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

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能求放心則心之德存故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中村氏曰學問兼知行事字與道字對看事只是事

目而已道則其所為方法也今按稼書說不可從

又按道字在事字之前朱子曰求放心也非是在外

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信斯仁至

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中

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收

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又按以上二條求字淺說與

集註合是定說以為未定者不是又按學問事目如

講習討論省察克治固非止一端然其所學問也周
 法則只在求放心而已謂求了放心方可學問也周
 聘侯曰求放心不在學問之外只是當學問時此心
 專一不毫外馳便是然靜時須有存養工夫蔡氏
 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
 讀書不必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
 集註云云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救異學
 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不可容易讀過也 蓋能
 如是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能如是以下乃發學問之道所以專在求放心之故
 諸家俱作問文看了並將程子聖賢千言萬語亦第
 在學問字內工夫真可笑也輔潛庵曰氣者所謂夜
 氣與平旦之氣是也志氣之帥也義理則性之所謂
 逸故能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其心已不是昏昧放
 明昭著有知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
 行之分不必知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
 不能有所發明矣昏昧放逸與清明昭著反不能有所發明矣與可以上達反陳定宇

以昏昧放逸分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屬動靜亦不必分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將已放之心約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
 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
 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
 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
 了中村氏曰向上只是上面地位今謂尋向上去
 非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
 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註翼 胡期僊曰無他言無別樣方法也今按此節之
 義自語類大全蒙存以下至呂晚村陸稼書李
 岱雲諸家諸說紛紛皆與集註悖不可從甚則至存
 疑以註為不是率坐看求字太深之故也精里先生
 雙峰作義理由於求放心之說今從之仁故失也與註不

合不可從又按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大綱已好了然非做學問工夫則安能得細目盡善而備仁心義路之全故末節言學問之事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趙註曰益以其

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

註翼

蔡虛齋曰孟子謂時人惑溺之深難以曉悟也故多設譬以開之如山木雞犬梧楨棘棘之類不一而足聖賢豈樂費辭哉訓蒙士之意耳指南曰上條特假借以引起下條耳時說謂即人之重小體而嘆其失大體以把上條為實事未敢張泰嶽曰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伸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為舉動之害似不必於求伸也如或有能醫治其指轉屈為伸者亦將不憚遠赴之勞務求伸之而後

已王觀濤曰不遠秦楚謂不以秦楚為遠不是自秦之楚自楚之秦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言重其所輕輕其所

也重

註翼

心不若人謂心之仁放失也人字未必如岱雲作聖賢之人看鄧維千曰類字不是同類之類乃云彼此之類如心是一類指又是一類心與指相較則輕重了然彼自不知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朱子曰：也。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胡期僂曰皆良材。

註翼 指南曰：拱把三句，輕輕引起。○思字，下又加一甚字，見其大弗思也。有致慨意。吳孫右曰：欲生

之者，愛其材之美，而欲其生長也。玉觀濤曰：所以二字，重者若以聲色香味之類，養之及以戕之，便是不知所以養身。陸稼書曰：所以二字，乃是養心之工夫。耳。陳定宇曰：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身，外包動容周旋，而言翼註曰：思字勿深發，蓋身與桐梓輕重甚明，只是人未曾想到耳。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人身中雖無小無大，無不可養者，然其所

以養者，還又有善有不善，故考其所養善否，亦惟在於己身。審所當急所當緩而已矣。何他求之有？陳定宇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樂天齋翼註曰：是示以警考不眩的方法，非謂近取而有餘也。

註翼 指南曰：此章見養身者當知所重，意首節言人之指南曰：此章見養身者當知所重，意首節言人之特引起耳。身字包口腹心志在內，然未可明露愛以不忍，毀傷言養以維持調護言無尺寸二句，正發兼

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耳。中村氏曰：取謂取也。裁。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蔡虛齋曰看來賤而小者耳目

手足之類皆是朱子專以口腹為小體者因孟子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

以及其餘孟子要只是舉其一端在人所易曉者吳

蘇右曰口腹字在末節方見心志字通章下不一露只

說宜渾

註翼 指南曰次節正指言養之善否○但宜無以小

重耳李岱雲曰體有貴賤二句是先就體上分箇輕

重○養其小者定失大故曰為小人是養其大者自兼

小故曰為大人盧未人曰體有貴賤二句所謂于已

取之也貴謂主師獨尊賤謂聽命卒徒大謂無不兼

統小謂各司一職言小固當兼養但無以小害大賤

固當兼養但無以賤害貴不言貴賤者緣下文大人

小人只著得大小二字然講中亦須補貴賤意張彥

陵曰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重養其小二句正見

其養之善不善處今按為字著力翼註作謂

字看未是胡期僊曰大人小人以人品言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棫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價檟音貳○場師治場圃者

場圃種菜

師蓋種菜蔬兼種樹者 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

正義曰可以為琴瑟故曰

美材 棫棘小棗非美材也

趙註曰所謂酸棗也

註翼 指南曰後四節反覆言不善養者之失以示戒

賤場師是就物上比養小失大狼疾又是就身

上比養小失大皆以起下節意林次崖分屬賤害貴

小害大未是今按依雲說不必盡未人曰蒙引云此

兩節正是養小為小人但未說出至飲食之人節方

說出吳蘇右曰舍其梧檟有用之才而養其棫棘無

用之木是美惡莫辨而失其所當養者也

則為賤場師焉又按其字指場師所種者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狼善顧若有一處病則不能顧矣

直解講述約解謂疾走不可從

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註翼

盧未人曰一指喻口腹肩背喻心非以肩背為大體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徐儼強曰飲食不必言耽口腹

之欲而害心志之大只是不去照管自家本性理會自家身子雖生於天地之間亦只養得一箇口腹而已此所以為飲食之人也

註翼

指南曰此節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設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反覆叫應意重在養小者未有不

失其大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

張泰嶽曰若使飲食之人食其所當

食飲其所當飲不至以小害大以賤害貴則飲食於人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乃軀命之所關豈止於尺寸

之膚而已又何可賤之有哉中村氏曰不但二字貼本文豈適但養小之人無不失

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

貴也口腹雖當養不可專養之而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是本文言外之意

註翼

顧麟士曰前原說無尺寸之膚不愛不養況口腹不但為尺寸之膚只是言所係亦重是決言養小者

之必失大耳黃氏曰此章只言小人一邊自見大人猶下章只言大人一邊自見小人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盧未人曰從字與上章養字不同大
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註翼

張彥陵曰此章綱領在從其大體為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翼註曰前云鈞是人也宜其成就同也後云鈞是人也宜其趨向同也意各有別林次崖曰從其大體是耳目之欲皆聽命於心也當視則視而不妄視當聽則聽而不妄聽也從其小體是心反聽命於耳目淫聲美色惟其所欲而心不為之宰制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官之為言司也

有分職的意思

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

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

蔽是遮蔽為外至之聲色所遮蔽不能辨其是非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也

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

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

王罕皆曰交字是蔽與引

中間過接處張彥陵曰引之而去心則能思而以思是引耳使聽引目使視不是引心

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

陳紫峰曰思則得說得廣註中凡

事物之來不專指聲色言物不能蔽蔽字就心言非蔽耳目也此三者謂耳皆天之

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

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

朱子曰謂之立

者是也卓然堅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也
 胡雲峰曰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今按兩箇之字指
 心耳目欲耳目蔽外物欲視所不當視聽所不當聽
 者不能奪之不能奪心之天則也陳紫峰曰能從大
 體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與天地而相與聖
 賢而同歸而非庸常衆人所可及也此所以為大人
 地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此方釋之
 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註亦指趙註纂疏乃未
 詳孰是中村氏曰只是謂不但作比字集疏集編纂
 非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金仁山曰浚字
 人號香溪先生曾以賢貌廣大堪輿吳伯
 良舉秦檜當國不起堪輿心箴曰茫茫貌廣大堪輿章曰
 堪輿天地總名說文堪天道輿地道蔡虛齋曰以堪
 為天道不知的是何恐謂於物無不覆也輿者易大
 傳坤為輿今按史記曰者傳楮先生補有堪輿家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

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兮反米參為三才曰

惟心爾胡雲峰曰言天地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

為形役乃獸乃禽胡雲峰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

禽獸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乞逆為厥心

病胡雲峰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四肢一心

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聲希胡雲峰曰此

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君

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胡雲峰曰前

八句是說小

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史文
璣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言存誠故克念克敬陳定
字曰荀卿以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今按上二
句是先立乎其目為大者下二句是其小者不能奪

註翼

盧未人曰言大體小體未言所從者何故公都子再問
其大體小體未言其所從者何故公都子再問

之耳目之官四句言其所以為小體心之官三句言
其所以為大體先立其大者三句言從其大體為大人
言外補從其小體為小人之意心之官則思言以思專
職也這思字且勿說工夫只說心體自然之用思則
得二句亦只講職之得失非講用功與否立以平時
言奪以應感時言朱子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
物字主耳目言吳因之曰耳目如些主張也沒有惟
心做得主天之所與本有大小如此樂天齋翼註曰
此為大人句
頂上二句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德是體貼
仁義忠信

義是用點樂善不倦自然對人為而言翼註對工夫
看若然則天爵獨屬性者非反者之事可謂誤中村
氏曰尊字猶屬德義
貴字方言其人品

註翼

呂晚村曰孟子此章大段為有人爵者言令其
猛省而求爵者已在裏許看末節惑之甚甚字

及終必亡句自見吳蘇右曰首節言爵有天人之分
孟子立言語氣雖分別天人寔重天爵邊胡期僊曰
天爵天然之爵盧未人曰此謂天人以己對人言則
內外之分陳紫峰曰天爵不必說是天與者今按此
說極是稼書謂似不是誤蔡虛齋曰仁義兼舉體用
道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無
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實者又無一息之間
斷陸稼書曰樂善不倦翼註謂勿涉工夫極是李岱
雲曰孟子平還這兩句亦未嘗定賤人爵看天下修天
爵而人爵從可見劉上玉謂人爵亦街世之大分自
不可廢其理甚是張彥陵曰學術之淳
漓事功之真假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治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陳紫峰曰古昔盛時

風俗淳厚人知自重學唯為己以修其天爵者人爵不過吾分之所當然者耳初無意於人爵也

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虛未人曰從隨也言隨天爵而來也陳紫峰曰

道德修而名譽流鄉里舉之君用之公卿大夫之位不期得而自得也

註翼樂天齋翼註曰古之人節不重古人上借古以

是是以人爵既得而其修天爵者自若也而人爵亦永享而弗失矣方與下節對今按此說可用李岱雲

以為不是不可為從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平聲○要求也是有心而求之意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

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弃

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註翼吳因之曰末節則惑之甚句重看終亦必亡句

天爵也胡期偃曰棄是舍而不修惑是心之不明處

陳定宇曰修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

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註翼 吳蘇右曰此就人欲貴之心而動之以良貴之
思總以見人貴不足榮而良貴為可願也首節
欲人思良貴李岱雲曰按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且只
說人未有不欲貴而反欲賤之理此貴字自虛並包
含貴于己之貴在內故下緊接人人有貴于己者奈
何有欲貴之心而不自思其所貴之處若如時解把
欲貴便作欲人之貴則下句轉不活而弗思又在欲
貴同心之外矣今按欲貴欲為人所崇重也有貴於
己者謂自己身裏有所以為人所崇重之具而不待
他求也樂天齋翼註曰弗思耳非慨人不思正與人
去思耳要得
微醒人意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

善也本然二字趙孟晉卿也金仁山曰晉六卿趙氏為長故春秋時謂之趙

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

矣盧未人口趙孟最日權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

哉

註翼 吳蘇右曰次節言人貴之不足貴樂天齋翼註

口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膏粱人之文繡此二人

字俱指操爵人之柄

者言如趙孟之類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

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

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

者重則外物輕在我者重指飽乎仁義外物輕指不

是未

註異吳孫右曰末節言良貴之真可貴張彥陵曰仁

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的己字看今按兩不願字

本飽字來盧木人曰聞譽即仁義之聞譽總是一理

但自其充實于內則曰飽自其昭著于外則曰聞譽

令聞非過情之聞廣譽即令聞之所播者速也膏梁

文繡是人貴者之衣食暗指趙孟不願則人不能以

膏梁文繡貴我又安能奪之而賤我耶膏梁以嗜味

言故對仁義飽足文繡以彩色言故對聞譽昭著詩

白雲曰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

章則於人爵下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為念矣李岱

雲曰纔說良貴便是指得良貴者而言尹註自是正

意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點猶水勝火

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點今之為而人遂以為真

不能勝點不熄句人字對我字指旁是我之所為有

以深助於不仁者也點末句正由我之為仁不力不

不肯為仁矣是我之所為

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註異陸稼書曰大意言為仁不力是以不唯無益而

作兩人說而蒙引存疑淺說說約講述緒言從之張

南軒就一人說而翼註直解正解約解條辨從之朱

子小註兼兩人一人說陸稼書從之今從新安說又

按一杯水喻微小之仁車薪之火喻不仁之大國猶

曰書章句 卷二十一 孟子告子上 三一

字管到火也。翼註謂真貫至不勝火未是陸稼書曰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謙之辭自謙意當在亦終必亡句內。玩註自見盧未人曰又字甚字俱著力看既不能勝而復助之故曰又因我不能勝而不仁益逞故曰甚熊伯甘曰度世心切天爵良貴以欣之杯水萬斛以懼之陳定宇曰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之。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入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

亡。喪之。盧未人曰此人人字即我也指為仁之人。○亡勿作亡國看只是亡其所為之仁也。

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言不自反而歸咎于仁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莠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莠稗草之似穀者其實

亦可食。李時珍曰稗處野生最能亂苗其莖葉穗粒並如黍稷一斗可得米三升稗苗似稗而

總如粟有紫毛即烏禾也胡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

也胡期僂曰五穀稻黍稷也胡期僂曰五穀稻黍稷也

稗之熟。林次崖曰五穀可以養人苟為不熟則猶為

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陸稼書曰苟為

一月至焉或原之不逢用之而有杆格之勞或居之不

安處之而又有退轉之路盧未人曰他道如百家

眾技農圃醫卜之屬今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

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

之有成也。陸稼書曰又不可以仁之難熟。○尹氏

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輔潛庵曰日新者日進也不已者無間斷也吳蘇右曰仁如何

此心純是天理時時皆仁處處皆仁是方是熟

註翼

吳蘇右曰此章是勉人用力于為仁意五穀四句是借五穀之當熟以引起末句言為仁之當

此章也金仁山曰上章力微則不能勝不仁在於反此章不熟則反不如他道在於於熟之反己莫大於剛健熟之則在於日新盧未人曰亦字對五穀看言穀固在於熟仁亦在於於熟也呂晚村曰熟下著箇之字則熟字是用字非功候字也自始至終由淺及深都是熟之中事亦不僅末後一著也朱子誨諸生曰和尙問話只是一言兩句萬禪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其理便明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羨稗孫潛村曰熟之二字包得許多為仁工夫在內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於彀率彀弓滿

也引弓滿而後發射之法也

弓不滿則射不能及及學遠故必引滿而後發

謂學射

註翼

吳蘇右曰本文皆借言猶詩之有比也葛屺瞻曰正意不曾說破然前章論性論心論仁而以

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箇方法乃可坐進此道耳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以為方具者 ○此章言事必

有法然後可成師舍

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

無以學曲藝且然

曲謂細小之事况聖人之道乎指

義

註翼

胡斐才曰以用也

然以學由道且終曲盡其理凡聖人之直乎

一自志然對下如相舍不問其何其以終乎舍其

大道工務必既既習之志也其意○此章言專必

大道入心以既既習之志也

此章言專必

此章言專必

此章言專必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二十六終

